

休闲四韵

逍遥游

杨虹 选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 汪曾祺
● 洛 夫
● 余秋雨
● 冯骥才
● 余光中
● 张承志
等 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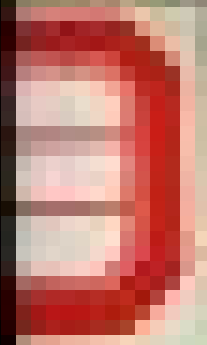


休闲四韵

逍遥游

逍遥游

逍遥游



休闲四韵

逍遥游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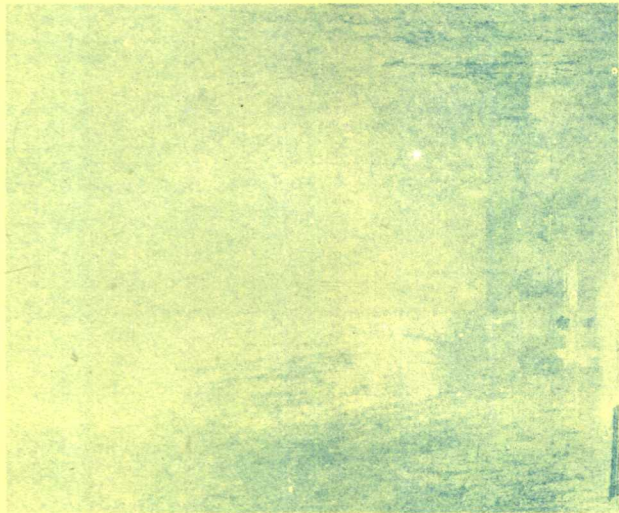


●汪曾祺
●洛夫
●余秋雨
●冯骥才
●余光中
●张承志
等著

杨虹 选编

贵州人民出版社

7267
4p
24
56352



逍遥游

副题	
著者	梁实秋 林语堂 周作人等
选编	杨 虹
出版发行	贵州人民出版社
社址邮编	贵阳市中华北路 289 号(550001)
经销	各地新华书店
印刷	湖南印刷一厂
开本	850×1092 1/32 印张 32(全四册)480 千字
版次	1994 年 11 月第一版第一次印刷
印数	1—10000
标准书号	ISBN7—221—03524—5/I·644
定价	29.80 元(全套四册)

序

吃有美食家，喝有茶圣、酒仙。玩出绝活可入吉尼斯世界纪录。乐则甚至于老也要有所乐，中青少幼更无论矣。然不知何故，不知起于何时，吃喝玩乐合成一词组，施之于某人，名声便不甚佳。轻则曰作风不正，重则判腐朽堕落。上纲上线便产生生活方式“姓资”、“姓封”，反正决不会“姓社”的问题。乃有入另册可能，非洗心革面、脱胎换骨不足以重新做人。今有人焉，编选名老诸家、新锐仕

女涉笔吃喝玩乐之文章成一部新书，题名《休闲四韵》，要我写几句话。其意大概是想说：写这样的文章，选这样的文章，读这样的文章，伊汝我辈，都不是吃饱了撑的。或如时下流行的所谓“活得太累”，实际是“闲得发慌”。更不是跟着并无什么感觉的“感觉”潇洒走一回。而是因为这些文章，尽管档次不一，然其谈吃谈喝谈玩谈乐之类，大都不局局于口食感官物欲之福，而是字里行间，流动着某种摸不着、看不见而又实实在在令人感觉得到的虚无缥缈、欲罢不能的东西。这类“东西”，醒人耳目，沁人心脾，促人生机，功效有在生猛海鲜陈年佳酿之上者。欧阳修曰：“醉翁之意不在酒，在乎山水之间。”编这样一部书，大约也就是这个意思了。至于书名，事美且善谓之休，容大而雅谓之闲，音声余响谓之韵。《休闲四韵》赋得吃喝玩乐，也属佳趣。至于是否还有个姓啥的问题，最好奉行“不争论”的伟大创见，暂行搁置勿议。

其实，吃喝玩乐，常人情之所好，圣贤不避。鲁迅赏佳茗，“色清而透明，微香而小苦”，感觉如此精细入微，表述如此准确鲜明，吾人只能叹为观止。细品言外之意，则又似乎表达了一种回味无穷的人生境界，供人寻思，供人参悟。较之乃弟之“苦茶”，迥然有异。即使在人们心目中永远俨然、岸然的大成至圣先师孔夫子，谈起吃喝玩乐，有时也口沫四溅，逸兴湍飞。比如开设“六艺”以课弟子，至少射、御、乐三门和“玩”有关。相沿至今，有的已成奥运项

目,有的风行全球,国际赛事不绝。他老人家似乎没有助教,全是身体力行,率先垂范。所以,年轻时是有名的大力士,高寿活到七十几,可见身体极好。郭沫若氏说孔夫子“不扞薑食”,乃由于有“胃病”;像他判定秦始皇有“胸膜炎”一样,炫其学、瞎其猜而已。谈到吃,老人家的主张是“食不厌精,脍不厌细”;接下去连说着是八个“不食”,对饮食卫生、营养价值,极为注意。酒也是要喝的,但“惟酒无量,不及乱”;反对“革命小酒天天醉,喝坏了党风喝坏了胃”之类。他老人家又十分超脱,不为口腹之累,“饭蔬食,饮水,曲肱而枕之,乐也在其中也。”圣之为圣,即在于此了。做为大教育家,他十分欣赏会玩、且能玩出个道道来的学生。有天几位弟子各言其志,有的要当官,有的好礼乐,曾点说自己爱玩:“莫春者,春服既成,冠者五六人,童子六七人,浴乎沂,风乎舞雩,咏而归。”孔子听了,大为激赏,“夫子喟然叹曰:吾与点也!”从心眼里佩服、喜欢。朱熹解释,这是因为曾点之志:“盖有见夫人欲尽处,天理流行,随处充满,无少欠缺,故其动静之际,从容如此……而其胸次悠然,直与天地万物上下同流、各得其所之妙,隐然见于言外。”朱文公是道学祖师爷,开口便是天理人欲、且不管他。其实,半亩方塘,源头活水,他是非常能把握人生哲理中的诗意、人生诗意中的哲理的。只看他拈出悠然、从容、各得其所之妙数语,人格风采、精神境界,即隐然可见矣。言已及此,索性说几句题外的话。孔圣人、

朱夫子对吃喝玩乐的态度，给人印象，似乎并不永远俨然、岸然，只可敬而远之，而是充满人情味、亲切随和的老头儿。细想起来，事所必然。据说孔学核心是仁。“仁者爱人”，如果自己毫无可爱之处，还谈什么爱人？谁还敢被你爱？由此而联想到我们这些年来“做人的工作”的专业工作者们极为讲究“耐心细致”、“方式方法”的明效大验，以及被“做工作”的种种亲身体验，不禁哑然失笑而又笑不起来。孔夫子社会职业是教师，孔门弟子竟达三千。虽然他老人家主张“学而优则仕”，实际上并不包分配，连推荐当基层干部的可能都没有。弟子却云集而从之，当然只能靠教导有方和自身的人格魅力。其谈吃喝玩乐，即可见一斑。我曾想过，如果有人把《论语》中孔子关于饮食男女、喜嗔哀伤、自怨自叹以及撒娇放赖、发老年疯的言行分类纂集成篇，也许能给我们一个更真实的圣人吧——其实，一切圣人、伟人，莫不如是。其所以似乎永远俨然、岸然者，多半是别人、后人有意无意装扮的结果。而这些以“装扮”为专业的人们，则往往口不言“吃喝玩乐”之类，实际老在奉行着“食不厌精”的圣人之教。此类人物，如何入得圣门？

谈到涉笔吃喝玩乐的文章，当然以《红楼梦》为精品、极品。所以，学自有成的“红学家”们，近年常有机缘一吃再吃有书为证的“红楼宴”。“红学”研究也越研越细，味道好极了。有人调侃“红楼”是“做不完的诗，睡不完的觉，吃

不完的饭，没个完的笑。”诚然，诚然。试想：若把做诗、睡觉、吃饭、各色的笑，统统删去，这部红楼，你还能读得下去吗？即令慑于名著声威，为了当一名“红学家”而硬着头皮读去，又能读出什么来？有意思的是，这么一部吃喝玩乐随处可见的书，并不碍其被捧为“中国封建社会的百科全书”。上纲上线，还可以当阶级斗争、政治历史教科书，至少读七遍、八遍。情况于是有点复杂，不是随便可以判定姓啥的问题了。当然，曹雪芹只有一位，《红楼梦》只有大半部，不能以之为标准衡天下一切文章。但至少有一点是相通的：常人之情所好、圣贤不避的人生种种，都可以写成好文章。只是不要只局局于感官物欲之福，堕而为口食祟。而是要写出点“精神”，写出点“文化”——借用刘姥姥谈吃的名言：“图个新鲜”！醒人耳目，沁人心脾者，端此于此。

1994年普通的中国人，又遇到了许多新的冲击。思维方式、感情方式、生活方式又有了这样、那样的不适应、不习惯。其中一项，是“休闲”冲击：多了几个周末、休日，干啥？于是真的有了“闲得发慌”的问题。借用一句带洋味又相当别扭的话来形容，即是“生命不能承受之轻”了。那么，休而美善，闲而大雅，获得些丰盈充实的情趣，也许是“减轻”妙方。

1994年7月。长沙三公里小病大养之日。

序

……朱 健 4

丰子恺

暂时脱离尘世 1

林语堂

我们的乐园 3

人生快乐的问题 8

人类的快乐是
感觉上的 14

悠闲生活之崇拜 26

言志篇 30

谈坐在椅子上 36

谈谈话 40

周作人

夜读的境界 47

读禁书 49

夜读 53

枕上读书 56

入厕读书 58

俞平伯

眠月 3

老 舍

“住”的梦 69

朱自清

歌声 73

撩天儿 75

胡 适

新生活 84

梁实秋

雅舍 87

不亦快哉 91

下棋 95

晒书记 99

听戏 102

散步 107

郁达夫

住所的话 111

梁遇春

“春朝”一刻
值千金 116

陆蠡

囚绿记 122

胡品清

我藏书的小楼 126

钟梅音

乡居闲情 130

有朋自远方来 134

羊令野

你从鸟声中醒来 138

云和鸽子 141

余秋雨

夜航船 144

夜雨诗意 153

藏书枕 160

张承志

静夜功课 170

洛夫

夜读杂记 174

余光中

消遥游 180

何以解忧 189

汪曾祺

读廉价书 205

冯骥才

无书的日子 214

叶 滨

衣食住行 219

郭 枫

空山鸟语 231

草虫的村落 235

尤 今

烟瘾 239

曾敏之

倾谈的情操 243

丰子恺

暂时脱离尘世

夏目漱石的小说《旅宿》（日本名《草枕》）中有一段话：“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我也在三十年间经历过来，此中况味尝得够腻了。腻了还要在戏剧、小说中反复体验同样的刺激，真吃不消。我所喜爱的诗，不是鼓吹世俗人情的东西，是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的诗。”

夏目漱石真是一个最像人的人。今世有许多人外貌是人，而实际很不像人，倒像一架机器。这架机器里装满着苦痛、愤怒、叫嚣、哭泣等力

量,随时可以应用,即所谓“冰炭满怀抱”也。他们非但不觉得吃不消,并且认为做人应当如此,不,做机器应当如此。

我觉得这种人非常可怜,因为他们毕竟不是机器,而是人。他们也喜爱放弃俗念,使心地暂时脱离尘世。不然,他们为什么也喜欢休息,喜欢说笑呢?苦痛、愤怒、叫嚣、哭泣,是附着在人世间的,人当然不能避免。但请注意“暂时”这两个字,“暂时脱离尘世”,是快适的,是安乐的,是营养的。

陶渊明的《桃花源记》,大家知道是虚幻的,是乌托邦,但是大家喜欢一读,就为了他能使人暂时脱离尘世。《山海经》是荒唐的,然而颇有人爱读。陶渊明读后咏了许多诗。这仿佛白日做梦,也可暂时脱离尘世。

铁工厂的技师放工回家,晚酌一杯,以慰尘劳。举头看见墙上挂着一幅《冶金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一定感到刺目。军人出征回来,看见家中挂着战争的画图,此人如果不是机器,也一定感到厌烦。从前有一科技师向我索画,指定要画儿童游戏。有一律师向我索画,指定要画西湖风景。此种些微小事,也竟有人萦心注目。二十世纪的人爱看表演千百年前的故事的古装戏剧,也是这种心理。人生真乃意味深长!这使我常常怀念夏目漱石。

我们的乐园

这是很可怪的一件事，在这座星球上的无数生物中，所有的植物对于自然完全不能表示什么态度，几乎所有的动物对于大自然，也说不到有所谓“态度”这一回事，然而居然有一种叫做人类的动物，对于自己及周围的环境，均有相当的意识，而且能够表示对于周遭事物的态度。人类的智慧对于宇宙开始发生疑问，探索它的秘密，寻觅它的意义。人类对宇宙同时具有科学态度和道德

态度。在科学方面,人类所想要发见的,就是他所居住的地球的内部和外层的化学成分,地球四周的空气密度,那些在空气上层活动着的宇宙线的数星和性质,山与石的构成,以及管理着一般生命的定律。这种科学的兴趣和道德的态度有关,可是这种兴趣的本身,纯粹是一种想知道和想探索的欲望。在另一方面,道德的态度有许多不同变化,对于自然有时要协调,有时要征服,有时要统治和利用,有时却是傲慢地鄙视。最后这种对地球的傲慢地鄙视态度,是文化上一种很奇特的产品,尤其是某些宗教的产品,这种态度发源于“失掉了的乐园”的假定,说起来很奇怪,现今一般人因为受了一种原始的宗教传统影响对于这个假定竟信以为真。

对于这个“失掉了的乐园”的故事是否确实,居然没有一个人提出疑问来,实在奇怪。伊甸乐园竟是怎样地美丽呢?现在这个物质的宇宙究竟是怎样地丑恶呢?自从亚当和夏娃犯罪以后,花就不再开放了吗?上帝曾否因为一个人犯罪而诅咒苹果树,禁止它再结果呢?或者它曾否决定要使苹果花的色泽比前更暗淡呢?金莺夜莺和云雀不再唱歌了吗?雪不再落在山顶上了吗?湖沼中不再有反影了吗?落日的彩霞,彩虹和轻雾,今日不再笼罩在村落上了吗?世界上不再有下泻的瀑布,潺潺的流水,和多阴的树木了吗?所以,“乐园失掉了”的神话到底是谁杜撰出来,说我们今日是住在一个丑恶的世界呢?我们真是上

帝的忘恩负义，纵容坏了的孩子。

一般人都相信：现代的天文学在探索整个看得见的宇宙时，是强迫我们承认这个地球本身便是一个天堂，而我们梦想中的“天堂”必须占据相当的空间：它既然占据相当的空间，一定是在苍穹的什么星辰上，除非它是在星辰当中的空虚之中。这个“天堂”既然是在一颗有月亮或无月亮的星辰上，我实在想象不出一个比我们这个地球更好的地方。当然，那边也许不只有一个，而有十二个月亮，粉红色的，紫色的，绀青色的，橙黄色的，棕色的，蓝色的，此外也许还有更好而且更常见的彩虹。可是我相信一个人如果对一个月亮感不到满足，对十二个月亮也会感到厌倦；一个人如果对于有时出现的雪景和彩虹感到不满足，对更好而且更常见的彩虹也会感到厌倦。那边一年中也许不只有四季，而有六季，春和夏，昼和夜的递变也许一样地美丽，可是我不知道那有什么不同。如果一个人不会享受地球上的春和夏，他怎么能够享受天堂的春和夏？我现在说起这种话来，也许是个傻瓜或非常明哲的人，可是我的确不赞成佛教徒或基督教徒他们那样假想着一个占空间，而由纯粹的精神创造出来的天堂，因此企图逃避感官和物质上的东西的愿望。在我自己看来，我觉得住在一个行星上跟住在别个行星上，是一样的，没有一个人能够说这个行星上的生活是单调无聊的。如果一个人对于气候的变迁，天空色彩的改变，各季节中的果实的